消费者行为差异与中美贸易收支失衡研究

吴建涛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通过对中美间贸易收支的实证分析发现，造成中美间贸易收支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是两国消费者行为及其决策时约束条件的不同，并且这种不平衡是不可持续的；短期内，中国国民收入的增加促使不平衡加剧，人民币升值不能改变两国消费者的行为，因此升值不能解决不平衡问题。出路之一在于改变我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

关键词：行为差异；行为约束；贸易失衡

中图分类号：F7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875（2009）05-0007-04

许多学者将全球贸易不平衡归因于东亚国家及石油出口国的高储蓄，他们对中国的批评也越来越多，认为中美贸易收支的不平衡占美国全球不平衡的一大部分，而且比例逐渐上升。本文反驳了上述批评，通过对消费者行为的经验研究说明高储蓄只是全球不平衡的表层原因，其根源在于不同国家居民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约束的不同。

一、问题的提出

许多学者对中美贸易收支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中国的高储蓄问题是中国对美国高顺差的原因，进而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和中国扩大消费，以消除高额顺差。如美联储主席 Bernanke 等人（2005）认为中国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应该对全球不平衡和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负责，这些国家将巨额贸易顺差转化为储蓄，导致全球和美国储蓄率过低；而中国又控制了其资本市场和利率，并保持人民币汇率维持较固定的水平，为本国商品的出口提供了竞争力。这些研究最终将美国在其贸易赤字中的责任转移给了他国，并对他国施压。

然而，亚洲和中东等地区储蓄的上升伴随着美国储蓄的下降，世界总储蓄上升非常少。因此，不能说明世界储蓄过多降低了美国和世界的利率（Dooley 等，2005），亚洲的经常账户收支盈余是由于投资下降而非过量储蓄（Chinn 等，2007）。也有学者认为国家间增长率的调整可能会解决全球不平衡问题。而 Caballero 等（2008）却认为持续的全球不平衡是因为健康且流动的金融资产的供给不足。另外，余淼杰（2008）认为中美贸易失衡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和东亚贸易转移的结果，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成因是其他国家对美国的顺差，根本原因是美国出口能力，特别是制造业出口能力的下降。综合来看，学界关于全球经常账户和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并无较为统一的定论。然而，由于支持全球“储蓄过剩”的学者和官员的影响，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备受压力。本文以美国和中国经常账户收支为例，探讨中美收支不平衡的原因，发现造成中美收支不平衡的根源是两国消费者的行为方式及其约束条件的不同，而非中国储蓄过剩。

二、消费者行为与中美贸易收支的关系

（一）消费者收入、储蓄、贸易品价格与中美贸易收支的关系

贸易收支是经常账户收支的主体，本研究假定贸易收支等同于经常账户收支。同时，本研究假定中美两国各生产一种贸易品，不考虑运输成本等，根据一价定律，其价格在中美两国间是一致的。按照经济学一般原理，当收入水平上升时，进口水平会上升；当贸易品价格上升时，进口会下降。因此，当美国国民收入增加、美国贸易品价格上升时，我国对美贸易收支账户会得到改善；当中国国民收入增加、中国贸易品价格上升时，我国对美贸易收支账户会恶化（如图1、图2所示）。

1. 从图中可以看出，美国 GDP、CPI 和中国 CPI 对中美两国贸易收支的影响与理论分析相一致，不一致的是中国 GDP 对中美贸易收支的影响。如图1所示，中国 GDP 与贸易顺差呈正相关。这说明中国 GDP 的上升不但不会减少中国对美国的

收稿日期：2009－06－03

作者简介：吴建涛（1981—），男，河南开封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2007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

贸易顺差，反而有助于中国贸易顺差的增加①。例如，中国的GDP从2001年的10.8万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07年的25.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从2001年的281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 633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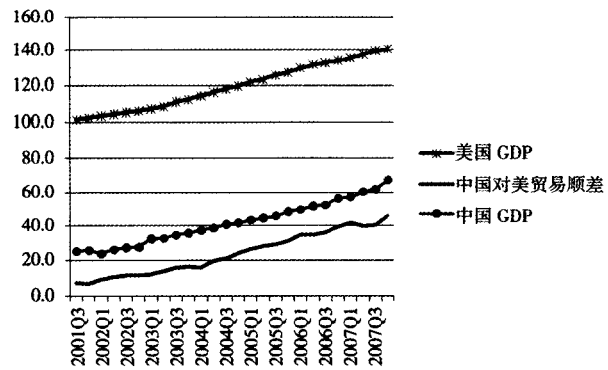

图1 中美两国GDP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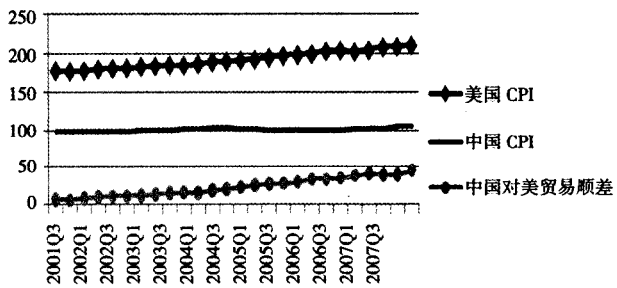

图2 中美两国CPI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趋势

本研究对中美贸易收支和中国的GDP做了格兰杰因果性检验，发现我国国民收入是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格兰杰原因，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国民收入的增加确实促使了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上升。

2. 从历史数据来看，我国对美贸易收支在1990年—2003年间基本维持在较低的顺差水平上，甚至在1993年还出现逆差，而同期我国储蓄率基本维持在40%左右。从2004年开始，我国对美贸易顺差呈现大幅度上升，从2001年的280亿美元一跃升至2004年的802亿元、2005年的1 142亿美元，但同时期，我国储蓄率维持在45%左右，仅比以前高出约5%，并未出现大幅度的增加②。显然，储蓄率的变化远远低于贸易顺差的变化（如图3所示）。从图3中可以看出，从2001年到2007年我国存款增长率约为20%，几乎没有发生很大的波动；而对美贸易顺差增长率却从2001年的-5.6%变动到2002年的52%等，波动很大，其远高于我国储蓄增长率，二者的变化也未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但是，图3中显示从美进口增长率与对美贸易顺差增长率表现出了较强的负相关。当进口增长率升高时，顺差增长率就下降。因此，我国较高的储蓄率只是居民行为的一个结果或者表象，并不是造成美国高额贸易赤字的直接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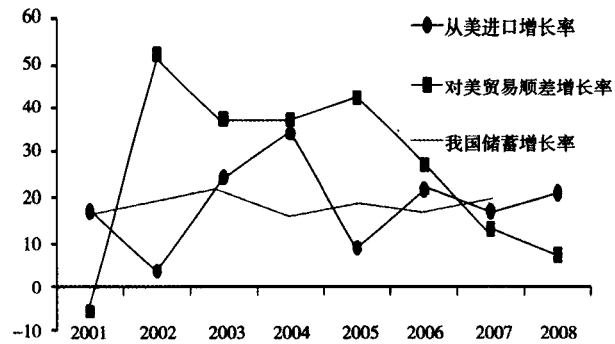

图3 对美进口增长率、顺差增长率和我国储蓄增长率变化趋势

那么，为什么美联储主席Bernanke等人会将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归结于中国等国家较高的储蓄上，且导致我国备受外界的压力呢？其中除了经济表象的迷惑之外，恐怕正如Frankel（2006）所说“由于我们的贸易赤字而责备他人的企图是一种政治行为”。

（二）消费者行为差异对中美两国贸易收支的不同影响

1. 消费者行为的差异

（1）两国文化传统的不同造成了消费者行为方式的差异。我国人民自古就强调勤俭节约，并注重家庭。在这种文化的长期熏陶下，长辈通常会为了后代的幸福而进行储蓄，以为子女留下一笔遗产。因此，我国居民收入的提高不会立刻转化为消费，政府通过降低利率以刺激国内需求的方法也往往难以达到目的。美国则是另一种消费文化，其家庭观念也较淡化，居民的消费欲望相对较强。加上美国政府对国内消费的支持，他们需要进口大量的商品来满足其国内需求。

（2）两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不同造成了消费者行为方式的差异。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全球健康且流动性金融资产的供给不足，美元资产经风险调整后的回报率要高于美国的实际利率（Dooley等，2005；Caballero等，2008）。此外，我国居民能够进行有效投资的途径不足，限制了国内资金的使用。同时，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外汇储备不足，这种货币地位的不对称也促使我国必须积累足够外汇储备以防患于未然。因此，这些因素导致我国对美贸易顺差中很大部分要重新回流到美国。

而美国居民凭借美元的强势地位、完善的金融体系和比较稳定的金融资产可以进行国外借贷以维持其消费水平。所以，要改变中美贸易收支状况，也要求美国居民改变不合适的消费行为，减少支出，增加本国储蓄。

（3）贸易利益分配的不同造成了消费者行为方式的差异。虽然中国对美国有着巨大的贸易顺差，但是其收入大多流入了各国的在华公司，我国工人的工资并未发生很大变化。因此，贸易顺差并未给我国居民带来更高的收入，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而美国居民却可以凭借从中国获得的高额回报大肆消费；而且，中国出口的廉价商品降低了美国的通货膨胀，更隐性地提高了美国居民的消费能力。

2. 消费者行为约束的差异

（1）我国居民的生活条件约束了居民消费行为。第一，居民在住房、医疗和教育等项目中的消费成本很高，农民收入的缓慢增长也制约了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张。第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而且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居民为了预防将来某些无法预料的大额开支不得不保持较高的储蓄。这些因素约束了居民对消费的需求。而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居民没有后顾之忧，其消费欲望也就高于中国居民。在对消费者行为的测算中发现，在 2001 年—2007 年间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 0.35，而美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 0.998，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储蓄。

（2）美国对华出口的限制也制约了我国居民对美国产品的消费，导致两国贸易收支失衡。从比较优势来看，两国间的贸易属于产业间贸易。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美国在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上有优势。中国对美贸易利用了我们的比较优势，但是美国政府出于对政治军事等非经济问题的考量，限制其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技术产品华对的出口，因而人为地降低了中国对美产品的进口。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美国对华出口的产品主要是飞机、通讯设备等，对华贸易顺差主要在于小麦、大豆、纸浆等初级贸易品；工业品对华贸易却存在很大的逆差。

（3）国内投资途径有限制约了居民的投资方式。我国的储蓄中有很大部分转化成了美国国债和其它各类债券，美国居民再将资金通过证券等途径投资到中国，以获取更高的收益。随着我国国民收入的增加，我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也逐渐增加。这说明，我国居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为美国居民提供了消费信贷，使得他们依赖贷款来购买我国商品，并促使我国出口贸易和经济保持了增长。然而，这种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它将中国的经济增长建立在美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我国借钱给美国来消费我国商品，类似于企业借贷给消费者购买自己的产品，并预期消费者在未来有稳定的收入支付本息，这样既能使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又可以使消费者得到利益。但是，这种模式加大了我国经济对外的依存度，一旦国外居民的消费行为发生变化，我国出口企业立刻就会受到影响，经济增长同样也会受到影响。最近的经济事实恰好证明了这种模式的弊端，当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时，我国的出口量锐减，GDP 增长率也下降了一个多百分点。

（三）人民币汇率升值能否改变中美之间的贸易收支状况

人民币升值能否改变中美两国间的贸易收支状况呢？答案取决于人民币汇率改革能否改变两国居民的消费行为方式。为了检验人民币汇率改革对中美贸易收支的影响，我们通过比较汇率改革前后中美两国居民的消费与储蓄行为是否发生了变化来确定。研究选取的样本时间为 2001 年 1 月—2005 年 2 月和 2005 年 3 月—2007 年 4 月。发现在人民币汇率改革前后，美国居民的边际消费率分别为 0.96、1.04，中国居民的边际消费率均为 0.36。显示中国居民在汇率改革前后的边际消费倾向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美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稍微增加，且在人民币汇改后，该值大于 1。这说明汇改后，美国居民的消费欲望更加强烈，消费超过了其收入，导致美国近年来贸易赤字逐年上升③。因此，在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升值并不能改变中美间贸易收支行为，也不会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因为中国和东盟十国贸易类型相似，如果人民币升值，美国将必须从其它国家以更高的成本进口，反而会加大赤字（余淼杰，2008）。

三、结论与建议

造成中美两国间贸易收支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两国居民行为方式和约束的差异。同时，经验分析表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短期内也未能改善美国的对外贸易收支。

居民储蓄或消费行为实际上是经济个体的自由选择，并无外来压力迫使消费者进行储蓄或消费，而个体行为总是使其效用最大化。中国居民进行储蓄是其效用最大化的行为，美国居民进行消费也是其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但如果美国居民也进行适量

储蓄的话，不仅可以改善美国的贸易收支，还会进一步降低世界利率；世界利率的进一步降低则会降低其它国家居民储蓄的收益，因而会促使别国居民进行消费，进而改善美国的贸易收支。

对于我国而言，巨大的贸易顺差说明我国的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居民的消费欲望偏低。因此，要改变我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应从改变限制我国居民进行消费的因素入手，以改变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此次中央政府的4万亿元财政支出应更多地用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和教育服务体系等，应用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完善农村的一些交通、水利等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总之，只有通过改变我国居民对未来的预期，才能提高国内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才能为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结构的调整奠定坚实基础，才能降低我国的对外贸易顺差。

注　释：

① 宋国友：《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② 李扬、殷剑峰：《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6期；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③ 这与Lardy(2006)年的研究相反。Lardy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可以通过汇率升值的途径，对汇率做出重大的调整以提高国内消费需求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地位。

参 考 文 献：

〔1〕Bernanke, B., The Global Saving Glut and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R], at the Sandridge Lecture, Virginia Association of Economics, Richmond, Virginia, 10 March, 2005.

〔2〕Clarida, R., Japan, China and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J], Cato Journal, 2005, 25(1): 111 - 114.

〔3〕Stockman, A.,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R], Prepared for the Meeting of the Shadow Open Market Committee, April, 2005.

〔4〕Dooley, M., D. Folkerts - Landau, Peter Garber, Saving Gluts and Interest Rates: the Missing Link to Europe [Z], NBER WPs 11520, 2005.

〔5〕Edwards, S., On Current Account Surpluses and the Correction of Global Imbalances [Z], Central Bank of Chile WPs, No. 440, 2007.

〔6〕Chinn, M., H. Ito, Current Account Balances,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s: Assaying the World 'Saving Glu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07, 26: 546 - 569.

〔7〕Caballero, R., E. Farhi, P. Gourinchas, Financial Crash, Commodity Prices and Global Imbalances [Z], NBER WPs 14521, 2008.

〔8〕余淼杰，中国对外贸易三十年(1978—2008)[Z]，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No.C2008007，2008.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fferences of Consumer Behavior and the Imbalance of China-US Trade

WU Jian-tao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n China-US trade balance indicates that the imbalance of China-US trade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difference of consumer behavior 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 constraint conditions for decision-making, and this imbalance is unsustainable. In a short period, growth of China's national income would enhance the imbalance, and the appreciation of RMB could not change the consumer behavior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o the appreciation cannot solve the imbalance. One approach for solving the problem is to convert export-oriented economic growth into domestic demand promoted one.

Key words: behavior difference; behavior constraint; trade imbalance

(责任编辑　周吉光)